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斷鴻零雁記 第六章

余自得雪梅一紙書後，知彼姝所以許我者良厚。是時心頭輾轉，不能為定行止，竟不審上窮碧落，下極黃泉，捨吾雪梅而外，尚有何物。即余乳媪，以半百之年，一見彼姝之書，亦慘同身受，淚漣漣下。余此際神經，當作何狀，讀者自能得之。須知天下事，由愛而生者，無不以為難，無論濕、化、卵、胎四生，綜以此故而入生死，可哀也已！

清明後四日，侵晨，晨曦在樹，花香沁腦，是時余與潮兒母子別矣。以媪亦速余適歸將母，且謂雪梅之事，必力為余助。

余不知所云，以報吾媪之德，但有淚落如瀦，乃將雪梅所贈款，分二□金與潮兒，為媪購羊裘之用。又思潮兒雖稚，侍親至孝，不覺感動於懷，良不忍與之遽作分飛勞燕。忽回顧苑中花草，均帶可憐顏色，悲從中來，徘徊飲泣。媪忽趣余曰：「三郎，行矣，遲則渡船解纜。」余此時遂抑別乳媪、潮兒而去。二日已至廣州，余登岸步行，思詣吾師面別。不意常秀寺已被新學暴徒毀為墟市，法器無存。想吾師此時，已歸靜室，乃即日午後易舟赴香江。翌晨。余理裝登岸，即向羅弼牧師之家而去。牧師隸西班牙國，先是數年，攜伉儷及女公子至此，構廬於太平山。家居不恆外出，第以收羅粵中古器及奇花異草為事。余特慕其人清幽絕俗，實景教中錚錚之士，非包藏禍心、思墟人國者，遂從之治歐文二載，故與余雅有情懷也。余既至牧師許，其女公子盈盈迎於堂上，牧師夫婦亦喜慰萬狀。迨余述生母消息及雪梅事竟，俱淚盈於睫。余萬感填胸，即踞胡牀而大哭矣。